

續唐書

卷四十三至卷四十九  
諸臣傳中

續唐書卷四十三

海昌陳鱣謨

武林姜安  
長水祝恂  
全校

諸臣傳第九

李琪字台秀河西燉煌人父穀為王鐸都統判官兄珽唐  
未舉進士及第為監察御史丁母艱貧無以葬乞食而營  
之飢臥廬中聞者哀之琪少舉進士博學宏辭累遷殿中  
侍御史入梁為翰林學士與修實錄累拜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罷為太子少保莊宗滅梁得琪欲以為相而梁之舊  
臣多嫉之乃以為太常卿遷吏部尚書同光三年秋天下  
大水京師尤甚莊宗朱書御札詔百僚上封事琪上數疏

續唐書卷四十三  
千餘言其意漫然無足取莊宗獨稱重之遂以爲國計使  
方欲以爲相遇蕭牆難作乃止明宗入洛羣臣勸進有司  
具儀用柩前卽位故事霍彥威孔循等請改國號絕土德  
明宗武君不曉其說問曰何謂改號對曰莊宗受唐錫姓  
爲宗屬繼昭宗以立而國號曰唐今天命已絕宜改號自  
新明宗疑之下其事羣臣羣臣依違不決琪議曰殿下宗  
室之賢立功三世今與兵向闕以赴難爲名而欲更易統  
號使先帝便爲路人則熒然梓宮何所依倚明宗以爲然  
乃發喪成服而後卽位以琪爲御史中丞自唐末喪亂朝  
廷之禮壞天子未嘗視事而入閣之制亦廢常參之官日

至正衙者傳聞不坐卽退獨大臣奏事一見便殿而侍從  
內諸司日再朝而已明宗初卽位乃詔羣臣五日起居  
相入見內殿謂之起居琪以謂非唐故事請罷五日起居  
而復朔望入閣明宗曰五日起居吾思所以數見羣臣也  
不可罷而朔望入閣可復然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見羣臣  
日常參朔望薦食諸陵寢有思慕之心不能臨前殿則御  
便殿見羣臣日入閣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仗紫宸便  
殿也謂之閣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及日正衙喚仗由  
閣門而入百官俟朝於衙者因隨以入見故謂之入閣然  
衙朝也其禮尊閣宴見也其事殺自乾符已後因亂禮闕

續通志卷四十三  
天子不能日見羣臣而見朔望故正衙常日廢仗而朔望  
入閣有仗其後習見遂以入閣爲重至出御前殿猶謂之  
入閣其後亦廢至是而復然有司不能講正其事凡羣臣  
五日一入見中興殿便殿也此入閣之遺制而謂之起居  
朔望一出御文明殿前殿也反謂之入閣琪皆不能正也  
琪又建言入閣有待制次對官論事而內殿起居一見而  
退欲有言者無由自陳非所以數見羣臣之意也明宗乃  
詔起居日有言事者許出行自陳又詔百官以次轉對是  
時樞密使安重誨專權用事重誨前騶過御史臺門殿直  
馬延誤衝之重誨卽臺門斬延而後奏琪爲中丞畏重誨

不敢彈劾又懼諫官論列乃託宰相任圜先白重誨而後  
奏然猶依違不敢正言其事豆盧革罷相任圜議欲以琪  
爲相而孔循鄭珏沮之乃止遷尙書右僕射琪以狀申中  
書言開元禮僕射上事日中書門下率百官送上中書下  
太常禮院言無送上之文而琪已落新授復舉上儀皆不  
可明宗討王都已破定州自汴遷洛琪當率百官自上東  
門而請至偃師奉迎其奏章言敗契丹之兇黨破真定之  
逆城坐誤以定州爲真定罰俸一月霍彥威卒詔琪謨神  
道碑文彥威故梁將而琪故梁相也敘彥威在梁事不曰  
僞爲馮道所駁琪少以文章知名亦以自負旣貴乃刻牙

續唐書卷四十三  
版爲金字曰前鄉貢進士李琪常置坐側以在內署時所  
爲制詔編爲十卷曰金門集行於世琪重然諾喜稱人善  
然少持重不知進退故每爲當時所沮以太子少傅致仕  
卒年六十子貞官縣令

鄭珏故相繁之諸孫父徽爲河南尹張全義判官珏少依  
全義舉進士數不中全義以屬有司乃得及第昭宗時官  
監察御史入梁累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莊宗  
入汴朱友貞聞兵至惶恐不知所爲召珏問計珏曰有一  
策不知能行否問何策珏曰願得傳國寶馳入唐軍以緩  
其行而待救兵之至友貞曰寶固不足惜顧此行能了事

否珏俛首徐思曰但恐不易了於是左右皆大笑及莊宗  
滅梁珏迎謁道左貶萊州司戶參軍量移曹州司馬張全  
義言於郭崇韜復召爲太子賓客明宗卽位欲用任圜爲  
相爲安重誨所抑孔循因言珏故梁相性謹慎美詞翰乃  
拜珏平章事珏在相位旣碌碌無所長又病聾亟求去職  
章四上方允乃以左僕射致仕賜鄭州莊一區卒贈司空  
初珏應進士十九年方登第名姓爲第十九人越十九年  
爲宰相又昆弟之次第十九人時亦稱異之子邁

李愚字子晦渤海無棣人初慕晏嬰之爲人名晏平家世  
業儒父瞻應舉不第以詩書訓愚愚寡言好學爲文尙氣

續唐書卷四十三  
格有韓柳體始事滄州節度盧彥威署安陵簿丁母憂解去游關中以書說韓建不用去而之洛陽舉進士宏詞爲河南府參軍白馬之禍復去之山東與李延光相善延光仕梁爲侍講乃薦愚於朱友貞擢爲左拾遺崇政院直學士坐言事罷爲鄧州觀察判官莊宗滅梁愚朝京師諸公卿素聞愚學古重之拜主客郎中翰林學士魏王伐蜀辟愚都統判官蜀道險阻議者謂宜緩師待變而進郭崇韜以決於愚愚曰王衍荒怠人皆厭之乘其倉卒擊其無備利在速不可緩也崇韜以爲然而所至迎降遂滅蜀初軍行至寶雞招討判官陳乂稱疾請留愚厲聲曰陳乂見利

則進知難則止今大軍涉險人心易搖正可斬之以徇由是軍中無敢言留者明宗卽位累遷兵部侍郎承旨遇祀天南郊愚爲馮道趙鳳草加恩制道鄙其辭罷爲太常卿任圜罷相乃拜愚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愚爲相不治第宅借延賓館以居愚有疾明宗遣宦官視之見其敗氈敝席四壁蕭然明宗嗟歎命以供帳物賜之潞王兵犯京師閔帝出奔愚與馮道至端門聞帝已出欲止中書問太后進止道曰潞王已徧處張旆招安今卽至矣何暇俟太后旨邪乃相與出迎末帝入立罷道出鎮以劉昫爲相昫與道姻家愚數以此誚之兩人遂相喧詬乃俱罷愚守左僕射

時天下多事愚欲依古以創理請頒唐六典示百官使各舉其職州縣貢士作鄉飲酒禮皆以其迂闊不用末帝謂愚等無政績常日宰相曰此粥飯僧爾以謂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也清泰二年以疾卒

司空頌貝州清陽人僖宗時舉進士不第去爲羅紹威掌書記紹威卒入梁爲太府少卿楊師厚鎮天雄頌解官往依之師厚卒賀德倫代之張彥之亂命判官王正言草奏詆斥梁君臣正言素不能文辭又爲兵刃所迫汗流浹背不能下筆彥怒推正言下榻詬曰鈍漢辱我顧書吏問誰可草奏者吏言頌羅王時書記乃馳騎召之頌爲亂兵劫

其衣以敝服蔽形而至見彥長揖神氣自若揮筆成文言甚淺率彥以其易曉甚喜卽給以衣馬遂以爲德倫判官德倫以魏博降莊宗仍以頌爲判官後合權軍府事頌爲郭崇韜所惡數言其受賂都虞侯張裕多過失頌屢以法繩之頌有姪在梁遣家奴往召裕擒其家奴以謂通書於梁莊宗族殺之

朱漢賓字績臣亳州譙人父元禮爲梁軍校戰死漢賓有膂力朱全忠以其父死事憐之編入屬籍梁攻鄆州朱瑾募軍中驍勇黥雙雁於頰號雁子都梁亦選數百人號落雁都署漢賓爲軍使當時目爲朱落雁歷安州節度使莊

續唐書卷四十三  
宗滅梁罷爲左龍武統軍待之頗薄後莊宗因出游幸其第漢賓妻進酒食奏歌舞以娛之漢賓自此有寵明宗入立以其有寵而惡之以爲右衛上將軍安重誨用事漢賓依附相爲婚姻復得爲昭義軍節度使重誨死漢賓罷爲上將軍遂以太子少保致仕漢賓未有戰功而臨政能守法施惠清泰二年卒年六十四

劉玘汴州雍邱人世爲宣武軍牙校從梁屢戰有功累遷晉州觀察留後凡八年日與上黨太原之師交戰莊宗滅梁玘來朝莊宗勞之曰劉侯亡恙控我晉陽之南鄙久矣不早相聞今日見訪不其晚耶玘頓首謝罪復命歸鎮以爲節度使徙鎮安遠天成元年以史敬鎔代之玘還京師卒於道贈侍中子師道

周知裕字好問幽州人少爲劉仁恭騎將後奔於梁梁特置歸化軍以知裕爲指揮使凡軍士自晉歸梁者皆隸於部下與莊宗戰河上摧堅陷銳歸化一軍爲最然歲將一紀位不及郡守莊宗入汴知裕與段凝軍河上聞梁已亡欲自殺爲賓客故人止之乃降莊宗尤優待之諸將妒其寵因獵射之知裕走免莊宗因殺射者以知裕爲房州刺史明宗時歷絳淄二州刺史遷宿州團練使安州留後所至皆有善政安州近淮俗惡病者父母有疾置之他室以



竹竿繫飲食委之至死不近知裕深患之加以教道由是稍革長興末入爲右神武統軍清泰初卒於官贈太傅劉岳字昭輔洛陽人乾寧中宰相崇望其諸父也岳名家子好學敏於文辭善談論舉進士事梁爲左拾遺侍御史累官至兵部侍郎梁亡貶均州司馬復用爲太子詹事明宗時爲吏部侍郎故事吏部文武官告身皆輸朱膠紙軸錢然後給其品高者則賜之貧者不能輸錢往往但得敕牒而無告身兵亂之後因以爲常官舉者無復給告身中書但錄其制辭編爲勅甲岳建言制辭或任其材或褻其行或申以誠而受官者既不給告身皆不知受命之所以

然非王言所以詔告也請一切賜之由是百官皆賜告身自岳始也宰相馮道世本田家狀貌質野朝士多笑其陋道旦入朝兵部侍郎任贊與岳在其後道行數反顧贊問岳道反顧何爲岳曰遺下兔園冊爾兔園冊者鄉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誦也故岳舉以相誚道聞之大怒徒岳秘書監其後李愚爲相遷爲太常卿初鄭餘慶常采唐士庶吉凶書疏之式雜以當時家人之禮爲書儀二卷明宗見其有起復冥婚之制歎曰儒者所以隆孝弟而敦風俗且無金革之事起復可乎婚吉禮也用於死者可乎乃詔岳選文學通古今之士共刪定之岳與太常博士段顛田

敏等增損其書而其事出鄙俚皆當時家人女子傳習所見往往轉失其本然猶時有禮之遺制後漸亡失愈不可究其本末其婚禮親迎有女坐婿鞍合髻之說尤爲不經公卿之家頗遵用之至其久也又益訛謬可笑斯類甚多岳卒於官年五十六贈吏部尙書子温交

馬縞不知其家世少舉明經又舉宏詞事梁爲太常卿以知禮見稱於世莊宗時累遷中書舍人刑部侍郎兼判太常卿明宗入立繼唐太祖莊宗而不立親廟縞言漢諸侯王入繼統者必別立親廟光武皇帝立四親廟於南陽請如漢故事立廟以申孝享明宗下其議禮部尙書蕭頊等

請如縞議宰相鄭珏等議引漢桓靈爲比以爲桓帝尊其祖解瀆亭侯淑爲孝元皇父萇爲孝仁皇請下有司定祀四代祖考爲皇置園陵如漢故事事下太常博士王丕議漢桓帝尊祖爲孝穆皇帝父爲孝崇皇帝縞以爲孝穆孝崇有皇而無帝惟吳孫皓尊其父和爲文皇帝不可以爲法右僕射李琪等議與縞同明宗詔曰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沿樂惟皇與帝異世殊稱然自嬴秦已兼厥號朕居九五之位爲億兆之尊奈何總二名於眇躬惜一字於先世乃命宰相集百官於中書各陳所見李琪等稱爲皇帝會高爲皇宰相鄭珏合羣議奏曰禮非天降而本人情

可止可行有損有益今議者引古以漢爲據漢之所制夫復何依開元時尊皋陶爲德明皇涼武昭王爲興聖皇帝皆立廟京師此唐家故事也臣請四代祖考皆加帝如詔旨而立廟京師詔可其加帝而立廟應州劉岳修書儀其所增損皆決於縞縞又言縗麻喪紀所以別親疏辨嫌疑禮叔嫂無服推而遠之也太宗時有司議爲兄之妻服小功五月今有司給假爲大功九月非是末帝下其議太常博士段顯議嫂功服給假以大功者令文也令與禮異者非一而喪服之不同者五禮姨舅皆服小功令皆大功妻父母壻外甥皆服總令皆小功禮令之不可同如此右贊

善大夫趙咸又議曰據禮爲兄之妻服大功令爲兄之子母服小功是輕重失其倫也以名則兄子之妻疏因名則嫂非卑嫂服大功其來已久令國之典不可減也司封郎中曹琛請下其議并以禮令之違者定議詔尚書省集百官議左僕射劉昫等議曰令於喪服無正文而嫂服給大功假乃假寧附合而勅無年月請凡喪服皆以開元禮爲定下太常具五服制度附於令令有五服自縞始縞明宗時常坐覆獄不當貶綏州司馬復爲太子賓客遷戶部兵部侍郎盧文紀作相以其迂儒鄙之改國子祭酒卒年八十贈兵部尚書

述曰自李琪已下諸人皆事僞梁爲顯官者乃入新朝居  
相位全不知恥當時風節掃地盡矣琪雖能文章輝映朝  
野然大質已虧毛羽安足重哉

續唐書卷四十二終

續唐書卷四十四

海昌陳鱣撰

武林姜安  
長水祝恂全校

諸臣傳第十

豆盧革同州人父瓚舒州刺史豆盧爲世名族唐末兵亂  
革避地中山王處直辟於幕下有奏記之譽因牡丹會賦  
詩諷處直以桑柘爲意言甚古雅漸加器仰轉節度判官  
莊宗在魏講求輔相盧質以名家子舉之召爲行臺左丞  
相同光初拜平章事及登廊廟事多錯亂除拜官吏每失  
其序常爲省郎蕭希甫駁正革頗患之時初滅梁革乃薦  
韋說爲相以其能知前朝事故引以佐己而說亦無學術

徒以流品自高是時朝廷紀綱未立議者以爲宜革以漸而崇韜疾惡太甚果於必行革說心知其未可而不能有所諫言二人各以其子爲拾遺父子同省爲人所刺遂改他官革請說子濤爲宏文館學士說請革子昇爲集賢院學士交致阿私識者醜之革自作相不以朝政爲務惟事修煉長生之術常服丹砂嘔血數日幾死莊宗崩革爲山陵使及升祔歸不出私第專俟旄鎮數日無耗親故促令入朝安重誨詬之於朝曰山陵使名銜尙在不俟改命遽履新朝意謂武人可欺邪諫官希旨上疏誣革縱田客殺人說坐與鄰人爭井遂俱罷革貶辰州刺史說澉州刺史所在馳驛發遣宰相任圜鄭珏三主章請毋行後命不報革復坐請俸私自入說賣官與選人責授革陵州說合州皆長流天成二年詔陵合一州刺史監賜自盡革子昇說子濤皆官至尙書郎坐其父廢

盧程唐朝右族祖懿父蘊歷仕通顯天復末程舉進士爲鹽鐵出使巡官避亂燕趙衣道士服游諸侯間豆盧革依王處直盧汝弼來太原二人皆名族知舊因共薦之爲河東節度判官莊宗嘗召程草文書程辭不能其後戰胡柳掌書記王誠歿於陣莊宗還軍太原置酒謂張承業曰吾以卮酒辟一書記於坐因舉卮屬巡官馮道程位在道上

以嘗辭不能故不用而遷程支使程大恨曰用人不以門  
閥而先田舍兒邪莊宗登極議擇相而盧汝弼蘇循已死  
次盧質當拜而質不樂任事乃言豆盧革與程皆名族當  
相乃以程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時朝廷新造百度未備  
程革拜命之日卽乘肩輿騶道喧沸莊宗聞其聲詢左右  
則曰宰相檐子入門莊宗登樓視之笑曰所謂似是而非  
者也程奉皇太后冊自魏至太原上下山險所至州縣驅  
役丁夫官吏迎拜程坐肩輿自若少忤其意必加笞辱人  
有假驢夫於程者程帖與唐府給之府吏啓無例程怒笞  
吏背少尹任圜莊宗姊婿也詣程訴其不可程戴華陽巾

衣鶴氅據几決事視圜罵曰爾何蟲豸恃婦家力耶宰相  
取給州縣何事不可圜不言而退馳告莊宗莊宗怒謂郭  
崇韜曰朕誤相此癡物敢辱予九卿趣令自盡崇韜亦欲  
殺之賴盧質力解乃罷爲右庶子莊宗入洛程於路墜馬  
中風卒贈禮部尙書

任圜京兆三原人父茂宏爲西河令有子五人圜回圜團  
圜皆有風采武皇愛之以宗女妻圜歷代憲二郡刺史李  
嗣昭典兵晉陽與圜游處甚洽及鎮澤潞請爲觀察支使  
解褐賜朱紱梁兵築夾城圍潞州嗣昭危甚問圜去就圜  
勸其堅守以待不可有二心已而莊宗破梁夾城聞圜爲

畫守計甚嘉之其後嗣昭與莊宗有隙園奉使往來辨釋  
得以相安園之力也從戰胡柳擊敗梁兵有功莊宗勞之  
曰儒士亦破體邪仁者之勇何其壯也常山之役嗣昭爲  
帥歿於軍園代總其事號令如一後復以上黨之師攻常  
山城中萬人突出大將孫文進死之大軍危迫園麾騎進  
攻多所殺獲嘗以禍福諭其城中鎮人信之使乞降及城  
潰誅元惡之外官吏咸保其家屬焉其後以鎮州爲北京  
拜園工部尙書兼真定尹北京副留守知留守事明年郭  
崇韜兼領成德改行軍司馬仍知府事同光三年歸朝守  
工部尙書崇韜伐蜀奏令從征蜀平署園隰南節度使懇

辭不受魏王班師行及利州康延孝叛魏王遣園將三千  
騎會董璋孟知祥等兵擊敗延孝於漢州而魏王先至渭  
南遇害園悉將其軍以東明宗嘉其功拜平章事兼判三  
司是時新誅孔謙園選辟才俊抑絕僥倖公私給足天下  
便之是秋豆盧革韋說罷相園與安重誨鄭珏孔循議擇  
當爲相者園意屬李琪而珏循雅不欲琪而推崔協重誨  
亦然他日明宗問誰可相重誨卽以協對園前爭曰重誨  
未諳人物爲人所賣崔協不識文字而虛有儀表號爲沒  
字碑陛下慎勿誤加採擢相此不知書人明宗曰宰相重  
位卿等再審然吾識易州刺史韋肅乃名家子肅或未可

則馮書記先朝判官稱爲長者可以相矣馮書記者道也  
議未決重誨等休於殿廊孔循不揖拂衣去且罵曰天下  
事一則任園二則任園園乃何人園謂重誨言李琪才藝  
可兼時輩百人而讒夫忌能巧沮若舍琪而相協如棄蘇  
合之九而取蜣螂之轉也重誨笑而止然終以循言爲信  
未幾協與馮道皆拜相協在位人多嗤之園與重誨交惡  
自此始園與重誨會於私第出妓善歌重誨欲之園不許  
二人嫌隙益深先是使臣食券皆出戶部重誨請自內出  
園以故事爭之不能得遂辨於御前聲色俱厲明宗退朝  
宮人問與重誨論事者誰明宗曰宰相也宮人曰前在長

安見宰相奏事未嘗如此蓋輕大家耳明宗由是不悅而  
使臣給券終自內出園益憤阻遽求罷職乃除太子少保  
致仕退居磁州朱守殷叛重誨誣園連謀遣人矯旨賜自  
盡園受命怡然聚族酣飲而死明宗知而不問閔帝卽位  
贈太傅

趙鳳幽州人少以儒學知名燕帥劉守光時悉黥燕人以  
爲兵鳳懼髡爲僧依帥弟守奇自匿守奇奔梁梁用爲博  
州刺史表鳳爲判官守奇卒鳳去爲鄆州節度判官莊宗  
取鄆州聞鳳名得之喜以爲扈鑾學士及卽位拜鳳中書  
舍人改禮部員外郎莊宗及劉皇后幸張全義第酒酣命



續唐書卷四十四  
五  
后拜全義爲父命鳳作牋上全義定往來儀注鳳上書極  
諫不納天成初置端明殿學士鳳與馮道俱任其職時宰  
相任圜爲安重誨所傾賜圜自盡鳳哭謂重誨曰任圜義  
士豈肯謀逆而公殺之何以示天下重誨慙不能荅是冬  
權知貢舉明年春有僧游西域得佛牙以獻明宗以示大  
臣鳳言世傳佛牙鎚鍛不壞請試之隨斧而碎時宮中所  
賜已數千緡聞碎乃止天成四年拜鳳門下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長興中重誨得罪羣臣無敢言者獨鳳數言  
重誨盡忠明宗以鳳爲朋黨罷爲安國軍節度使鳳在鎮  
所得俸祿悉以分將校賓客未帝入立召爲太子太保病

足居於家疾篤自筮投箸而歎曰吾家世無五十者又皆  
窮賤吾今壽過其數而富貴復何求哉清泰二年三月卒  
張憲字允中晉陽人少沈靜好學能鼓琴弱冠通諸經尤  
精左傳莊宗素知其文辭以爲天雄軍節度掌書記及卽  
位拜工部侍郎租庸使遷刑部侍郎判吏部銓東都副留  
守憲精於吏事甚有能政莊宗幸鄴定州王都來朝乃命  
憲治鞠場與都擊鞠初莊宗於東都爲卽位壇於鞠場於  
是憲言卽位壇王者所以興也漢汜水魏繁陽至今皆在  
不可毀乃別治宮西爲鞠場未成莊宗怒命毀壇以爲場  
憲退而歎曰此不祥之兆也郭崇韜伐蜀薦憲可任爲相

而宦官伶人不欲憲在朝廷樞密承旨段徊曰宰相在天  
子面前事有非是尙可改作一方之任非其人則爲患不  
細憲才誠可用不如任以一方乃以爲太原尹北京留守  
趙在禮作亂憲家在魏州在禮善待其家遣人以書招憲  
憲斬其使不發其書而上之莊宗遇弒明宗入京師太原  
猶未知永王存霸奔於太原左右告憲曰今魏兵南向主  
上存亡未可知存霸之來無詔書而所乘馬斷其鞅豈非  
戰敗者乎宜拘之以俟命憲曰吾本書生無尺寸之功而  
人主遇我甚厚豈宜懷二心以倖變第可與之俱死爾憲  
從事張昭遠致憲奉表明宗以勸進憲涕泣拒之已而存

霸削髮見符彥超願爲僧以求生彥超麾下兵大譟殺存  
霸憲聞變出奔忻州旣而有司糾其委城之罪賜死於晉  
陽幼子凝隨亦見殺

蕭希甫宋州人爲人有機辨多矯激少舉進士爲梁開封  
尹袁象先掌書記象先爲青州節度使以希甫爲巡官希  
甫不樂乃棄其母妻變姓名亡之鎮州自稱青州掌書記  
謁趙王王鎔鎔使爲參軍尤不樂居歲餘又亡之易州爲  
僧居百丈山莊宗將建國於魏置百官求天下隱士幽州  
李紹宏薦希甫爲魏州推官同光初詔定內宴儀問希甫  
樞密使得坐否希甫以爲不可張居翰聞之怒謂希甫曰

而宦官伶人不欲憲在朝廷樞密承旨段徊曰宰相在天  
子面前事有非是尙可改作一方之任非其人則爲患不  
細憲才誠可用不如任以一方乃以爲太原尹北京留守  
趙在禮作亂憲家在魏州在禮善待其家遣人以書招憲  
憲斬其使不發其書而上之莊宗遇弒明宗入京師太原  
猶未知永王存霸奔於太原左右告憲曰今魏兵南向主  
上存亡未可知存霸之來無詔書而所乘馬斷其鞅豈非  
戰敗者乎宜拘之以俟命憲曰吾本書生無尺寸之功而  
人主遇我甚厚豈宜懷二心以倖變第可與之俱死爾憲  
從事張昭遠教憲奉表明宗以勸進憲涕泣拒之已而存

霸削髮見符彥超願爲僧以求生彥超麾下兵大譟殺存  
霸憲聞變出奔忻州旣而有司糾其委城之罪賜死於晉  
陽幼子凝隨亦見殺

蕭希甫宋州人爲人有機辨多矯激少舉進士爲梁開封  
尹袁象先掌書記象先爲青州節度使以希甫爲巡官希  
甫不樂乃棄其母妻變姓名亡之鎮州自稱青州掌書記  
謁趙王王鎔鎔使爲參軍尤不樂居歲餘又亡之易州爲  
僧居百丈山莊宗將建國於魏置百官求天下隱士幽州  
李紹宏薦希甫爲魏州推官同光初詔定內宴儀問希甫  
樞密使得坐否希甫以爲不可張居翰聞之怒謂希甫曰

老夫歷事三朝天子見內宴數百子本田舍兒安知官禁  
事希甫不能對由是宦官用事者皆切齒宰相豆盧革等  
附居翰共排斥之以爲駕部郎中希甫矢志尤怏怏莊宗  
滅梁遣希甫宣慰青齊希甫始知其母已死妻袁氏改嫁  
希甫乃發哀服喪居於魏州人有引漢李陵書以譏之曰  
老母終堂生妻去室時皆傳以爲笑明宗卽位召爲諫議  
大夫是時復置匭函以希甫爲使希甫建言自兵亂相乘  
王綱大壞侵欺凌奪有力者勝凡掠人妻女占人田宅姦  
贓之吏刑獄之寃者何可勝數而匭函一出投訴必多至  
於功臣貴戚有不得繩之以法者乃自天成元年四月二

十八日昧爽已前大辟已上皆赦除之然後出匭函以示  
衆初明宗欲以希甫爲諫議大夫豆盧革韋說嘗沮之其  
後革說爲安重誨所惡希甫希旨誣奏革縱田客殺人說  
與鄰人爭井井有寶貨有司推勘惟破斧而已革說卒皆  
貶死明宗賜希甫粟帛拜左散騎常侍希甫性褊而謀進  
嘗遣人夜叩宮門上變言河堰牙官李筠告本軍謀反詰  
且追問無狀斬筠軍士詣重誨求希甫啖之是時朝廷將  
有事於南郊羣臣習儀於殿宰相馮道候班於月華門外  
希甫與兩省班先入道等坐廊下不起旣出召堂頭直省  
朝堂驅使官責問宰相樞密見兩省官何得起因大詬

新唐書卷四十四  
罵託疾還第未幾坐告李筠事貶嵐州司戶參軍卒於貶所

劉贊魏州人父玘爲縣令贊始就學衣以青布衫襦玘每食肉而別置蔬食飯贊曰肉食君之祿也爾欲食肉當勤學問由是贊益力學舉進士爲羅紹威判官去爲租庸使趙嚴巡官莊宗入洛租庸使孔謙表贊爲鹽鐵判官天成中累遷中書舍人御史中丞刑部侍郎守官以法權豪不能干以私未幾改祕書監兼秦王傳贊泣曰禍將至矣時秦王參佐皆新進小人動多輕脫阿意順從惟贊從容諷諫必獻嘉言秦王嘗令賓客賦詩於坐贊以師傅恥與羣

小爲伍勉強操筆終有不悅之色秦王惡之戒典客贊至勿通贊亦不往月一至府而已退則杜門絕交而秦王果敗或言贊止於奪官而已乃服麻衣備驢乘在門矣聞其言曰豈有天子之嗣一旦舉室塗地而賓佐僅奪官者乎倘得免死幸也俄而臺史示敕長流嵐州卽時赴貶所清泰二年詔歸田里行至石會關而卒年六十餘

何瓚閩人唐末舉進士及第爲人明敏通吏事外若疏簡而內頗周密莊宗初辟爲判官每出征留張承業守太原承業卒瓚代知留守事及莊宗登極拜瓚諫議大夫瓚慮莊宗事不成求留守北京瓚與明宗有舊天成初召還見

於內殿勞問久之授西川節度副使時孟知祥已有一志以趙季良爲心腹聞瓚代之卽奏季良遂改行軍司馬瓚恥於自辭不得已而往明宗賜予甚厚初知祥在北軍而瓚留守太原知祥以軍禮事瓚瓚繩之以法知祥意不樂及瓚爲司馬知祥勉待以禮知祥反罷瓚司馬置之私第瓚飲恨而卒

張全義字國維濮州臨濮人初名言昭宗賜名全義梁改爲宗奭莊宗定河南復名全義祖璉父誠世業農全義少役於縣爲縣令所辱因亡入黃巢賊中巢陷長安以全義爲吏部尙書水運使巢敗依諸葛爽於河陽爽死事其子

仲芳仲芳爲孫儒所逐全義與李罕之分據河陽洛陽以附於梁後二人有隙全義襲取河陽罕之求援於武皇武皇遣兵助之圍全義甚急全義乞兵於梁梁遣兵擊敗罕之以丁會守河陽全義還爲河南尹由是德梁出已盡心竭力躬載酒食勞民畝畝之間築南北二城以居之民賴其利朱全忠劫昭宗東遷繕理府庫皆全義助之全忠兵敗蓆縣道病還洛遇暑避全義家旬日迫淫其妻女其子繼祚憤恥不自勝欲刺全忠全義戒之以謂恩不可忘乃止嘗有言全義於全忠者全忠召全義其意不測全義妻儲氏有口辨遽入見厲聲曰宗奭種田叟耳守河南三十

年開荒勵土拮拾財賦助創業今衰朽已無能而疑之何也全忠笑曰我無惡意媼勿多言全義事梁累拜中書令天下兵馬副元帥封魏王及莊宗滅梁全義自洛來朝泥首待罪莊宗撫慰久之以其年老令人掖而升殿宴賜盡歡命皇子等皆兄事之全義因去梁時所名復其故名猶不自安乃厚賂劉皇后以自固先是天祐十五年朱友貞自汴趨洛將祀於南郊而不果其儀仗法物猶在全義因請祀洛陽曰南郊儀物已具莊宗大悅加全義太師尙書令明年二月郊禋禮畢改封全義爲齊王數幸其第命皇后拜全義爲父初莊宗欲掘朱全忠墓剖棺戮尸全義謂

梁雖讐敵今已屠滅其家足以報怨剖棺之戮非王者以大度示天下莊宗以爲然鏟去墓闕而已洛陽監軍常得李德裕平泉醒酒石全義求之監軍忿然曰自黃巢亂後洛陽園宅無復能守豈獨平泉一石哉全義常在巢賊中以爲譏己因大怒奏笞殺監軍者其聽訟以先訴者爲直百姓苦之同光四年趙在禮據魏州諸軍進討無功時明宗已爲羣小間謀端居私第以全義言乃遣明宗討之及聞變以憂懼卒年七十五贈太師謚忠肅

述曰革程胄本舊族名著新朝論其生平革較程爲勝乃見嫉權臣無所逃命是可憫已園有濟世之才鳳能直言

續唐書卷四十五  
極諫憲及希甫守正不阿贊璣亦明通有識可以謂之良  
臣至若全義乃無恥之徒而實錄敘以爲名臣舊史稱以  
爲良玉何哉

續唐書卷四十五

海昌陳鱣撰

武林姜安  
長水祝恂 全校

諸臣傳第十一

王思同幽州人父敬柔娶劉仁恭女生思同事仁恭  
爲銀胡鞞指揮使仁恭爲其子守光所攻思同以部下兵  
歸太原年十六武皇命爲飛騰指揮使從莊宗平定山東  
累典諸軍遷神武十軍都指揮使累遷鄭州防禦使思同  
爲人勇敢善騎射好學喜爲詩與人唱和自稱薊門劍客  
魏王繼岌待之若子時內養呂知柔用事思同頗不平呂  
爲終南山詩末句有頭字思同和之曰料伊直擬沖霄漢



賴有青天壓著頭所爲詩皆類此性慷慨輕財重義多禮  
文士然未嘗立戰功明宗時以久次爲匡國軍節度使徙  
鎮雄武是時吐蕃數爲寇而秦州無亭障思同列四十餘  
柵以禦之居五年來朝明宗問以邊事思同指畫山川陳  
其利害思同去明宗顧左右曰人言思同不管事能若是  
耶於是始知其材以爲右武衛上將軍京兆尹西京留守  
石敬瑭討董璋思同爲先鋒指揮使兵入劔門而後軍不  
繼思同與璋戰不勝而却敬瑭兵罷思同徙鎮山南西道  
已而復爲京兆尹留守應順元年二月潞王從珂反鳳翔  
馳驛鄰帥言姦臣乘先帝疾病謀害秦王而立幼嗣侵弱

宗室動搖藩方陳己所以興兵討亂之狀因遣伶奴安十  
十以五弦技謁思同欲因其懼以通意是時諸鎮皆懷向  
背所得潞王書檄雖已上聞而不絕其使獨思同執十十  
及所使郝誦等送京師閔帝嘉其忠授鳳翔行營都部署  
三月會諸鎮兵圍鳳翔破東西關城城中兵弱而守甚堅  
外兵傷夷者衆潞王登陴泣諭於外聞者悲之張虔釗攻  
城西督戰甚急軍士齊詬反攻虔釗虔釗躍馬避之時羽  
林指揮使楊思權引軍入西門先降思同未之知猶督戰  
俄而嚴衛指揮使尹暉呼曰西城軍入城受賞矣何用戰  
邪士卒解甲棄仗聲聞數里遂皆入城降諸鎮之兵皆潰

思同挺身走至長安西京副留守劉遂雍閉門不納乃奔潼關潞王引兵至昭應前鋒執思同以獻潞王責之曰罪可逃乎思同曰非不知從王得生恐終死不能見先帝於地下潞王媿其言乃殺之

姚洪本梁之小校嘗事董璋後歸莊宗爲指揮使長興中遣洪將千人戍閬州董璋反遣人以書招洪洪得書輒投廁中及璋攻城洪悉力拒守者三日備禦旣竭城陷被擒璋謂洪曰爾爲健兒我遇汝甚厚柰何相負邪洪罵曰老賊爾昔爲李七郎奴婦馬糞得一鬻殘炙感恩不已今天子用爾爲鎮帥何苦反邪吾能爲國家死不能從人奴以

生璋怒令軍士十人剖其肉然鑊於前自取啗食洪至死大罵不已明宗聞之泣下錄其二子而厚恤其家

張敬達字志通代州人父審素有勇事武皇爲廳直軍使敬達少以騎射著名莊宗召令繼父職平河南有功加檢校工部尙書長興中爲河東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欽州刺史累遷彰國大同軍節度使時契丹率族帳自黑榆林至云借漢界水草敬達每聚兵塞下以遏其衝契丹不敢南牧邊人賴之石敬瑭反詔以敬達爲太原四面招討使六月兵圍太原敬達爲長城連柵雲梯飛礮以攻之所爲城柵將成輒有大風雨水暴至以壞之敬瑭求救於契丹契

續通志卷四十五  
丹入敬達大敗尋爲所圍末帝遣趙延壽范延光等救之  
延壽屯團柏谷延光屯遼州相去甚遠而圍兵自晉安寨  
南長百餘里闊五十里布以氊帳用毛索掛鈴爲警縱犬  
往來敬達營中有夜出者輒爲契丹所得由是閉壁不敢  
復出延壽等皆有二心無救之者敬達猶有兵五萬人馬  
萬匹久之食盡削木篩糞以飼其馬馬死者食之已而馬  
盡副將楊光遠勸敬達降敬瑭敬達不可促之不已敬達  
曰諸公何相迫邪曷殺我而降光遠遂斬敬達以降末帝  
聞其歿也愴慟久之

康思立晉陽人少善騎射事武皇爲爪牙署河東親騎軍

使莊宗嗣位從攻夾城戰柏鄉累以功遷突騎指揮使天  
成中歷應嵐二州刺史宿州團練使昭武軍節度使徙鎮  
保義皆有善政潞王反於鳳翔閔帝遣王思同等討之思  
立有捧聖羽林屯兵千五百人乃以羽林千人屬思同思  
同至鳳翔軍叛降思立聞之欲盡誅羽林家屬未及而潞  
王兵已至思立乃以捧聖兵城守潞王前鋒至城下呼曰  
西兵七萬已奉新帝爾五百人其能拒邪徒陷陝人於死  
耳捧聖兵皆解甲思立亦出迎末帝卽位以思立初無降  
意頗不悅徙安遠又徙安國以年老罷爲右神武統軍石  
敬瑭反太原末帝以思立爲北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及

駕幸懷州遣思立將從駕騎兵出團柏谷救張敬達未至而敬達死楊光遠降思立因憤激以疾卒

康義誠字信臣代北三部落人少以騎射事武皇從莊宗入魏補突騎使累遷本軍都指揮使從明宗討趙在禮至魏而軍變義誠前陳莊宗過失勸明宗南嚮明宗卽位遷捧聖都指揮使領汾州刺史從破朱守殷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河陽三城節度使累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秦王爲天下兵馬大元帥大臣皆懼禍及思自脫獨義誠心結之遣其子事秦王府明宗病秦王謀以兵入宮朱宏昭馮贇等皆謂不可義誠獨持兩端及秦王旣誅明

宗晏駕閔帝卽位加檢校太尉判六軍諸衛事未幾鳳翔兵起西軍不利義誠懼乃請行蓋欲盡率駕下諸軍送降於潞以求免也會與朱洪實謀事不協洪實因厲聲言義誠包藏之志閔帝曖昧不能明辨而誅洪實及義誠率軍至新安諸軍爭先趨陝解甲迎降義誠以部下數十人見潞王請罪潞王雖罪其姦回未欲行法清泰元年斬於興教門外夷其族

朱宏昭太原人祖玫父叔宗皆爲本府牙將宏昭少事明宗爲客將明宗卽位爲文思使與安重誨有隙故常使於外董璋爲東川節度使乃以宏昭爲副使西川孟知祥殺

其監軍李嚴宏昭懼求還京師璋不許遂相猜忌宏昭益開懷待之璋頗重其爲人後璋有軍事遣宏昭入朝宏昭乃免遷左侍衛大將軍內客省使宣徽內院使鳳翔節度使朝廷命石敬瑭帥師伐蜀久未成功安重誨自請西行至鳳翔宏昭迎謁甚恭延至府署使其妻妾侍飲重誨酒酣具言所以讒間之端宏昭卽奏重誨怨望又陰遣人馳告敬瑭使拒重誨會敬瑭以糧餉不繼燒營返軍重誨亦以被讒召還過鳳翔宏昭閉門不納及重誨得罪宏昭入朝授左武衛上將軍充宣徽南院使久之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時明宗已病而秦王從榮禍起大臣皆欲引避樞密

使范延光趙延壽日夕更見涕泣求去明宗怒而不許延壽使其妻興平公主入言於中延光亦因孟漢瓊王淑妃進說故皆得免未幾延壽出鎮汴州召宏昭於襄陽代爲樞密使加同平章事延光出鎮常山以三司使馮贇與宏昭對掌樞密與康義誠孟漢瓊同謀以殺秦王閔帝卽位宏昭以爲由己得立故於庶事高下在心及赦後覃恩宏昭首自平章事超加中書令素猜忌潞王遂以釁隙致禍潞王至陝閔帝懼欲奔馳手詔召宏昭計事宏昭謂其客穆延暉曰上召我急將罪我也吾兒婦君之女也可速歸毋令及禍中使繼至宏昭拔劍大哭欲自裁家人力止之

使促之急宏昭曰窮至此邪乃自投於井以死安從進聞之亦殺贇於家并殺其妻子

藥彥稠沙陀三部落人初爲騎將明宗卽位拜澄州刺史從王宴球破王都於定州遷侍衛步軍都虞侯領壽州節度使安重誨矯詔遣河中指揮楊彥溫逐其節度使潞王以彥稠爲招討使明宗疑彥溫有所說戒彥稠得彥溫毋殺將訊之彥稠希重誨旨殺彥溫以滅口明宗大怒然不之罪也長興中爲靜難軍節度使黨項阿埋屈悉保等族抄掠方渠邀殺回鶻使者明宗遣彥稠與康福會兵擊之阿埋等亡竄山谷明宗以謂黨項知懼可加約束而綏撫

之使者未至彥稠等自牛兒族入白魚谷盡誅其族獲其大首領連香等遣人上捷明宗諭使者曰吾討党項非有所利也凡軍中所獲悉與士卒分之毋以進奉爲名重斂軍士已而彥稠以党項所掠回鶻進奉玉兩團及遺秦王金裝胡鞞等求獻明宗曰吾已語彥稠矣不可失信因悉賜之彥稠又逐鹽州諸戎其所掠男女千餘潞王反彥稠爲招討副使王思同兵潰彥稠與思同俱東走爲軍士所擒以獻時末帝已至華州令拘於獄已而殺之

宋令詢不知何許人閔帝在藩時補爲客將樂善知書動皆由禮長興中閔帝連典大藩遷爲都押衙參輔閫政甚

續唐書卷四十三  
有時譽故深委之及閔帝嗣位朱馮用事不欲帝舊臣在於左右乃出爲磁州刺史閔帝蒙塵於衛令詢日令人奔問及聞帝遇害大慟半日自經而死

李仁矩不知其家世少事明宗爲客將明宗卽位以爲客省使左衛大將軍明宗祀天南郊東西川當進助禮錢使仁矩趣之仁矩恃恩驕恣見藩臣不以禮東川董璋置酒以召之仁矩在傳舍與娼妓酣飲日中不赴爲璋所詬自是深銜之仁矩素見信於安重誨自璋有異志思有以制之乃分東川之閬州爲保寧軍以仁矩爲節度使遣姚洪將兵戍之璋以書告其子光業曰朝廷割我支郡分建節

旄又以兵戍之是將殺我也若復遣一騎入戍斜谷吾必反矣與汝從此而決光業私以書示樞密使李虔微使白重誨重誨不省仁矩至鎮伺璋動靜必以聞璋益疑懼遂決反重誨又遣荀咸又將兵益戍光業亟言不可重誨不聽咸又未至而璋已反攻閬州仁矩召將校問策皆曰璋有二心久矣常有利啖吾兵兵未可用而賊鋒方銳宜堅壁以挫之旬日大軍必至賊當自退仁矩曰蜀懦安能當我精銳之師卽驅之出戰兵未交而潰仁矩被擒并其家屬皆見殺

毛璋滄州人梁將戴思遠帥滄州璋爲小校莊宗下魏博

思遠棄州遁璋據城歸降以爲貝州刺史璋有膽略從征河上屢有戰功梁平授華州節度使王師討蜀以璋爲行營左廂馬軍都指揮使蜀平璋功居多明年蕭牆禍起魏王繼岌自西川至渭南部下散亡其川貨妓樂爲璋所得明宗卽位錄平蜀功授邠州節度使璋歷藩鎮又得蜀貲旣富而驕嘗服赭袍縱酒令蜀妓爲王衍官中之戲明宗聞而惡之召爲金吾上將軍東川董璋上書言毛璋子延贊持書往西川慮有陰事明宗遣人追還延贊并璋下御史獄延贊款稱實璋假子有叔在蜀欲往省之亦無私書詔停任令歸私第初延贊之蜀與其客趙延祚俱及召下

獄多摺璋陰事欲言之璋許重賂以塞其口旣出責賂不與乃詣臺自言并璋復下獄鞠之無狀中丞呂夢奇以璋前蒙昭雪今延祚以責賂之故復加羅織故稍宥璋及款狀上聞有告夢奇受璋賂所以獄不盡情乃移軍巡獄璋具伏許賂延祚而未與又云曾借馬與夢奇而無行賂事璋坐長流儒州賜死於路

述曰思同洪敬達皆死節之臣足爲後唐生色若思立義誠一則憤疾而死一則依違見殺二康之賢否自見也宏昭彥稠均以死報國死獲其所猶未及令詢之忼慨激烈此一死也洵堪與日月爭光哉仁矩雖被擒不失爲義士



毛璋積惡以滅其身死猶晚矣

續唐書卷四十五終

續唐書卷四十六

海昌陳鱣誤

武林姜安  
長水祝恂全校

諸臣傳第十二

孔謙魏州人爲魏州孔目莊宗既下魏博以謙爲度支使謙爲人勤敏而傾巧善事人上下皆悅之自少爲吏工書算諳錢穀事莊宗拒梁於河上大小百餘戰謙調發供饋未嘗缺乏所以成大功者謙力居多而民亦不勝其苦矣莊宗初建大號謙自謂當爲租庸使而郭崇韜用魏博觀察判官張憲爲使以謙爲副謙已怏怏莊宗滅梁謙從入汴謂崇韜曰鄴東都也宜得重人鎮之非張憲不可崇韜

以爲然因以憲留守東都而以豆盧革判租庸謙益失望乃陰求革過失而革嘗以手書假租庸錢十萬謙因以書示崇韜而微泄其事使革聞之革懼遂求假職以讓崇韜亦辭避莊宗問誰可者崇韜曰孔謙雖長於金穀而物議未當居大任不若復用張憲乃趣召憲憲爲人明敏人頗忌之謙因乘間謂革曰租庸錢穀悉在目前委一小吏可辦鄴都天下之重不可輕以任人革以語崇韜遂不召憲以興唐尹王正言爲租庸使謙益憤憤因求解職莊宗怒其避事欲寘之法賴伶官景進救解之乃止已而正言病風不任事景進數以爲言乃罷正言以謙爲租庸使賜豐

財贍國功臣謙無他能直以聚斂爲事朝廷方推恩天下除百姓田租放諸場務課利欠負者謙悉違詔督理故事觀察使所治屬州事皆不得專達上所賦調亦下觀察使行之而謙直以租庸帖調發諸州不關觀察觀察使交章論理以謂制敕不下支郡刺史不專奏事唐制也租庸直帖沿僞梁之弊不可謂法今唐運中與願還舊制詔從其請而謙不奉詔卒行直帖又請減百官俸錢省罷節度觀察判官推官等員數以至障塞天下山谷徑路禁止行人以收商旅征算遣大程官放猪羊柴炭占庇人戶更置括田竿尺盡率州使公廨錢由是天下皆怨苦之明宗立下

續唐書卷四十一  
詔暴謙罪斬於洛陽市籍沒其家遂罷租庸使額分鹽鐵度支戶部爲三司

張延朗汴州開封人事梁以租庸吏爲鄆州糧料使明宗克鄆州得延朗復以爲糧料使後徙鎮宣武成德以爲元從孔目官明宗卽位爲莊宅使宣徽北院使忠武軍節度使長興元年拜三司使唐制戶部度支以本司郎中侍郎判其事而有鹽鐵轉運使其後用兵以國計爲重遂以宰相領其職乾符以後天下喪亂國用愈空始置租庸使用兵無常隨時調斂兵罷則止僞梁專置租庸使領天下錢穀廢戶部度支鹽鐵之官莊宗滅梁因而不改明宗入立

誅租庸使孔謙而廢其職以大臣一人判戶部度支鹽鐵號曰判三司延朗因請置三司使事下中書中書用唐故事拜延朗特進工部尚書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兼判戶部度支事詔以延朗充三司使班在宣徽之下延朗號爲有心計以三司爲己任而天下錢穀亦無所建明明宗嘗出游幸召延朗共食延朗不至附使者報曰三司事忙無暇聞者笑之歷秦寧雄武軍節度使末帝以爲吏部尚書兼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三司石敬瑭有異志三司財貨在太原者延朗悉調取之敬瑭深以爲恨晉陽兵起末帝議親征然又采浮論不能果決延朗與劉延朗等勸帝必行

延朗籍諸道民爲丁及括其馬丁馬未至晉兵入京師延朗被殺

劉延朗宋州虞城人末帝鎮河中時爲鄆城馬步軍都虞侯及鎮鳳翔署爲孔日官末帝將圖起義與共事者五人節度判官韓昭允掌書記李專美牙將宋審虔客將房暉而延朗爲孔日官計公私粟帛以贍其急及西師納降末帝赴洛皆無所闕焉由是甚賞之清泰初除宣徽北院使俄以劉延皓守鄴改副樞密使累官至檢校太傅時房暉爲樞密使暉本信鬼神巫祝之說至是但高枕閒眠啓奏除授一歸延朗由是得志凡藩侯牧郡自外入者必先賂

延朗後議進貢賂厚者先居內地賂薄者晚出邊藩故諸將屢有怨訕末帝不能禁之及晉兵入延朗以一騎走南山過其家指而歎曰吾積錢三十萬貫於此不知爲何人所得尋爲追兵捕而殺之

張承業字繼元同州人本姓康幼闡內常侍張泰養爲子光啓中主郃陽軍事賜紫入爲內供奉武皇討王行瑜承業累奉使渭北賊平改酒坊使昭宗將幸太原先遣承業道意因除爲河東監軍幸華州就加左監門衛將軍其後崔允誅宦官凡宦官在外者悉詔所在殺之武皇僞戮罪人以應詔匿承業於斛律寺昭宗崩乃出承業復爲監軍

武皇病篤屬承業曰以吾兒累公等莊宗常兄事承業歲時升堂拜母甚親重之莊宗爲晉王承制授開府儀同三司左武衛上將軍燕國公固辭不受但稱唐官終身莊宗與梁戰河上十餘年軍國之事皆委之而承業亦盡心不懈凡所以成莊宗大業者承業之功居多時貞簡太后韓德妃伊淑妃及諸王在晉陽者承業一切繩之以法權貴皆斂手莊宗自魏歲時歸省須錢蒲博賞賜伶人而承業主藏錢不可得莊宗乃置酒庫中酒酣使子繼岌爲承業起舞承業出寶帶幣馬爲贈莊宗指錢積呼繼岌小字語承業曰和哥乏錢七哥可與錢一積何用帶馬爲邪承業

謝曰國家錢非臣所得私也莊宗以語侵之承業怒曰臣老敕使非爲子孫計惜此庫錢爲王基霸業耳若欲用之何必問臣財盡兵散豈獨臣受禍也莊宗願元行欽曰取劍來承業起持莊宗衣而泣曰臣受先主顧命誓雪國家之讐今日爲國家惜庫物而死不愧先主矣閻寶從旁解承業手令去承業罵寶曰黨朱溫逆賊蒙晉厚恩不能有言効忠而反諂諛邪奮拳踣之太后聞之使召莊宗莊宗性至孝聞召甚懼乃酌兩卮謝承業曰吾杯酒之失忤於七哥且得罪太后願七哥飲此爲吾分過承業不飲莊宗入內太后使人謝承業曰小兒忤特進已咎之矣翌日

太后與莊宗俱至承業第慰勞之是時盧質嗜酒傲忽嘗呼諸王爲豚犬莊宗深嫉之承業乘間請曰盧質多行無禮臣請爲王殺之莊宗曰吾方招賢納才以就功業公何言之過也承業起賀曰王能如此天下可平矣天祐十八年莊宗已受諸道勸進將卽皇帝位承業方臥病聞之自太原肩輿至魏諫曰大王父子與梁血戰三十年本欲雪國家之讐而復唐之社稷今元兇未滅而遽以尊名自居非王父子之初心且失天下望不可莊宗曰此諸將之所欲也承業曰不然梁爲唐晉之讐賊而天下所共惡也今能爲天下去大惡復列聖之深讐然後求唐後而立之使

唐之子孫在孰敢當之使唐無子孫天下之士誰可與王爭者臣唐家一老奴耳誠願大王之成功然後退身田里使百官送出洛東門令路人指而歎曰此本朝勅使先主時監軍也豈不臣主俱榮哉莊宗不聽承業知不可諫乃仰天大哭曰吾王自取之悞老奴矣仍歸太原不食而卒年七十七同光元年贈左武衛上將軍謚曰貞憲

張居翰字德卿故唐掖庭令張從玟養子昭宗時爲范陽監軍與節度使劉仁恭相善天復中大誅宦者仁恭給奏殺之匿於大安山之北谿以免梁攻滄州仁恭遣居翰從武皇攻梁潞州以牽其兵武皇取潞州以居翰爲昭義監

續唐書卷四十一  
軍莊宗卽位與郭崇韜並爲樞密使莊宗滅梁宦官用事  
郭崇韜又專任政居翰默默苟免而已蜀王衍旣降詔遷  
其族於洛陽行及秦川時關中已亂莊宗慮衍爲變遣人  
馳詔殺之詔書已印畫時居翰在密地覆視詔云誅王衍  
一行居翰以謂殺降不祥卽就殿柱揩去行字改爲一家  
時蜀降人與衍俱東者千餘人皆獲免莊宗晏駕居翰見  
明宗於至德宮乞歸田里天成三年卒於長安年七十一  
居翰性和而靜諳悉舊事在潞州累年每課人育蔬種樹  
敦本惠農有仁者之風焉

述曰謙與二延朗俱聚斂之臣而俱不得其死積錢者究  
何補於生邪承業以宦官而不忘唐室終身以敕使監軍  
自居觀其對莊宗之言堂堂正正克篤忠貞卒以死繼之  
雖古之蓋臣何以加此居翰於詔書改一字存性命以千  
人仁者舉筆其利溥哉舊史及新修史記敘承業官爵多  
略今從其神道碑加詳焉

續唐書卷四十六終

續唐書卷四十七

海昌陳鱣撰

武林姜安  
長水祝恂全校

諸臣傳第十三

徐知證義祖第五子事吳歷州刺史至節度使烈祖封拜  
徐氏與李氏同知證初封江王改魏王徐氏諸子知證最  
長年及元宗之世尤見優禮內宴輒用家人禮捧觴起舞  
拜跪為壽知證亦以叔父自處無所讓卒年四十三  
徐知諤義祖第六子吳時官太子中舍累遷刺史節度使  
代兄知詢為金陵尹烈祖受禪封饒王進封梁王鎮潤州  
兼中書令知諤美姿容好奇玩有蜀估持鳳首至自言得



之微外狀如雄雞廣五寸冠上正平可用爲枕朱冠金喙  
文彩煥爛如生人咸異之一日游蒜山除地爲場聯虎皮  
爲大幄號虎帳與賓僚會飲其中忽暴風至裂帳盡碎如  
飛蝶知諤懼而歸屬疾數日卒年三十五平時常語人曰  
人生七十爲大限吾生長王家窮極歡樂一日可敵世二  
日年三十五其死乎至是果如其言烈祖悲悼廢朝七日  
復詔不視朝七日斂以袞冕及尙方秘器謚曰懷所著文  
賦歌詩十卷號閤中集十子皆貴顯徐遊知誨子初名景  
游後避元宗名去景字知誨遇元宗有恩故元宗待游及  
游兄汝南郡公遼尤親厚出入宮省典官室營繕事游雖

家世崇貴然頗尙文學居恒與文士輩時相過從元宗創  
清暉殿於北苑命游與張洎爲學士入直其中後主嗣位  
喜爲文章游以能文見昵封文安郡公遇宴飲則流連酣  
咏更相唱和雖后妃在席不避也昭惠后好音律時出新  
聲及故唐遺曲游間從旁稱美有狎客風閒居講論古今  
得失後主設問游具以所聞對或游有疑以請後主亦引  
經據古稱制荅之君臣相矜至國政廢弛不悟也游性多  
巧思欹器之制久不傳以意創製皆合古法後以疾卒  
周宗字君太廣陵人少遇亂孤窮事烈祖爲給使嫻於擯  
相辭令時方艱難每使四方輒稱職端敏過人恩顧日洽

義祖歿於金陵知詢語宗曰僕射望高履危無西渡僕射謂烈祖也宗堅請知詢手札示信遽得故茗紙書曰不必奔赴既而徐氏諸子果以不奔赴讓烈祖烈祖因出所書茗帖示之知詢語塞及烈祖鎮金陵宗爲都押牙時因宋齊邱議迎吳讓皇都金陵繕府治爲官馬步都虞侯蔡宏業爲宮城營奉使徙都統府於古臺城令都教練使孔昌祚營之都統府成凡二千四百間環一千五百步烈祖已徙居且迎讓皇矣宗諫曰若主上西巡則公當東駕勞費方始怨嗟日間非便也烈祖納之託以歲不利而止自是宗益預密議齊邱漸忌之一日烈祖臨鏡見白髭太息曰

功業成而吾老矣奈何宗適侍側悟其旨乃請如廣陵諷讓皇以禪代事亦請諭齊邱齊邱心忌議自宗發及其將還留與飲酒而遣騎以手疏切諫烈祖得之大悔懼後數日齊邱馳至金陵爲險語動烈祖請斬宗以謝國人烈祖將從之馬仁裕徐玠固爭事乃已但黜宗爲池州刺史玠又與李建勳等言天人之望已集密定大計復召宗還舊職俄而烈祖受禪宗躡進至內樞使同平章事遷侍中時以樞密爲內樞者猶避吳武王諱也烈祖常召宗及宋齊邱馬仁裕宴於崇英院歡飲道舊他將相不得預然待宗尤親厚不甚以職務嬰之宗亦能淳謹自守居家節儉俸

賜皆積不用故齊邱黨卒不能害久之罷爲江州節度使  
有俞文貞者早游烈祖幕府宗及仁裕皆趨走執事左右  
及宗出鎮文貞仕宦偃蹇猶爲其州巡官方旅見輒越次  
問曰馬押衙亡恙宗曰馬相公已鎮廬州文貞願同列匿  
笑而退他日預公設宗勸以酒文貞俛首曰下官飲量局  
令公素知也聞者愕然而宗不之罪其寬厚如此徙宣州  
節度使入覲賜宴元宗親爲搢襪頭脚以表殊禮復出守  
東都請老以司徒致仕未幾周師起馮延魯代爲留守廣  
陵陷自髡而逃仍被執於周僅免死時人皆以宗有厚德  
故有厚福無何病卒年七十餘宋齊邱撫其棺哭曰君大

黠來亦得時去亦得時元宗聞之不平宗繼室生二女皆  
爲後主后

李德誠廣陵人少事宣州節度使趙鏐爲給使吳攻宣州  
鏐出降德誠與韓球俱從之鏐死事吳爲江南馬步軍使  
以擒安仁義功爲潤州刺史歷撫虔洪三鎮節度使平南  
大將軍中書令烈祖受禪拜太師封南平王進封趙王德  
誠事吳最久至烈祖之興又爲佐命首與周本勸進初無  
大勳勞特以際會至高位富貴壽考世罕及者然爲人謙  
恭沈厚始終如一自洪州入覲百官班謁於都門入對日  
朝堂設次以待之昇元四年卒年七十八廢朝五日謚忠

懿子二十八第四子建勳字致堯少好學能屬文尤工詩  
德誠在潤州常秉燭夜出候者以告義祖疑有變徙江州  
德誠猶慮讒間遣建勳入謁義祖見之釋然以女妻建勳  
所謂廣德公主也建勳家世將相又娶於徐氏爲國貴游  
然杜門不預世事所與交皆寒賤士裘馬取具而已烈祖  
鎮金陵用爲副使預禪代之策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加  
左僕射監修國使領滑州節度使自開國至昇元五年猶  
輔政視他相最久烈祖鑒吳之亡由權在大臣意頗忌之  
而建勳無引退意會建議政事當更張者且言事大體重  
不可自臣下出請以中旨行之烈祖雖從之未有命也建

勳遽召中書舍人草制給事中常夢錫刻奏建勳擅造制  
書歸怨於上烈祖得奏適會本意乃降制放還私第廣德  
公主入謂烈祖曰吾父亡恙時兄亦嘗求見與李郎書今  
何見負烈祖曰此自國事吾與李郎骨肉之情固無間也  
召見慰免未幾復相元宗嗣立以開國勳勞又聯姻戚尊  
遇之與宋齊邱埒每謂爲史館而不名聽朝之暇多開延  
英殿召公卿議當世事皆欣然望治建勳獨謂所親曰士  
寬仁大度優於先帝但性習未定宜得方正之士朝夕獻  
替不然恐未必能守先朝基業也出爲撫州節度使建州  
之役諸將無復紀律建勳請官出金帛贖俘掠還其家見

聽及出師平湖南國人相賀建勳獨以爲憂曰禍始此矣  
召拜司空稱疾乞骸骨以司徒致仕賜號鍾山公營亭榭  
於山中放意泉石或謂之曰公未老又無大疾遽有此舉  
欲復爲九華先生耶建勳曰吾生平笑宋公輕出處何至  
效之自知不壽欲求數年間適耳疾革遺令曰時事如此  
吾得全歸幸矣勿封樹立碑貽他日毀斷之禍保大十年  
五月卒贈太保謚曰靖國亡時公卿瑩域鮮不發者惟建  
勳不知葬所獲免宋齊邱當國深忌同列少所推遜獨稱  
建勳曰李相清淡不待潤色自成文章

徐玠字蘊圭彭城人事郡帥崔洪爲軍吏洪避朱全忠南  
奔遣玠先見吳武王因得事吳累居右職師出江右爲糧  
料使江西平授吉州刺史時烈祖輔政以玠治郡貪猥罷  
之而義祖悅其善事人引爲副使遂見親狎玠挾宿怨且  
希義祖意乘間言居中輔政之重不可假異姓宜以嫡子  
知詢代之事垂行而義祖殂知詢繼立玠本詭譎多智善  
揣摩非能爲徐氏計也至是察知詢必敗反持其長短自  
結於烈祖烈祖亦遂愛之盡忘前事鎮金陵以爲行軍司  
馬與周宗李建勳孫忌等參代吳秘計遂以佐命拜右丞  
相出爲宣州節度使徙洪州兼中書令復召爲司徒右丞  
相然徒崇以名位不復預政老而益貪鄙所至人患苦之

好神仙之說常以賤價市丹沙下者治丹人以爲笑保大  
元年五月卒年七十六贈高平郡王

馬仁裕字德寬徐州人故唐北平王燧裔孫世爲武寧軍  
校仁裕母方娠夢傳呼北平王來歸及生紫氣充庭數歲  
學兵法通解若素習遇亂南奔事烈祖爲昇州牙吏烈祖  
領潤州仁裕監蒜山渡首聞朱瑾之亂馳入白之烈祖卽  
日渡江定亂以功遷左領軍將軍歷楚州刺史右金吾大  
將軍烈祖以女妻之是謂興國公主禪代後拜潤州節度  
使徙廬州爲政寬簡廉平甚得民心昇元六年卒於鎮年  
六十二謚曰匡初烈祖左右親信者惟周宗仁裕兩人任

遇略等宗力贊禪代事遂輔政其後富盛冠一時仁裕資  
長者獨退然安於外鎮晚益貧窶不悔也子文義以蔭授  
千牛備身建州之役將吏爭入府庫取金帛文義獨收民  
籍歸幕遷贊善大夫卒子禹昌甫二歲妻朱氏大將軍業  
女也賻贈一無所受人謂文義之廉能化其妻如此

述曰義祖六子當昇元開國惟知證知諤在耳知諤有子  
頗尙文學其世祿受封與李氏諸王等齊亦宜矣周李徐  
馬一惟珍差鄙然皆中興佐命定國元勳而自安恬退克  
享天年視彼知進而不知退抑且攬權納賄殃及其身豈  
不相去霄壤哉

續唐書卷四十七終

續唐書卷四十八

海昌陳鱣撰

武林姜安  
長水祝恂 全校

諸臣傳第十四

宋齊邱字子嵩世爲廬陵人父誠爲洪州鍾傳副使卒於官遂家洪州齊邱好學工文尤喜縱橫短長之說烈祖爲昇州刺史齊邱因騎將姚克瞻往謁暇日陪燕游託鳳皇臺詩見志烈祖奇其才待以國士從鎮京口入定朱瑾之變常參秘書畫因說烈祖講典禮明賞罰禮賢能寬征賦多見聽用烈祖爲築小亭池中以橋度至則撤之獨與齊邱議事率至夜分又爲高堂不設屏障中置火爐以鐵箸畫

灰爲字隨滅去人以比劉穆之之佐宋高祖然齊邱資性躁褊或議不合拂衣徑起烈祖謝之乃已義祖惡之乃以爲殿直軍判官凡十年義祖殂始擢右司員外郎進右諫議大夫兵部侍郎居中用事行且爲相齊邱自以資望尙淺不爲國中所服乃告歸洪州改葬因入九華山連徵不至時元宗已爲大將軍烈祖以吳主命令往敦迫之乃起除中書侍郎遷右僕射平章事烈祖出鎮金陵以元宗輔政委齊邱左右之齊邱益樹朋黨潛自封植時烈祖權位日隆中外皆知代謝之勢烈祖慮羣下不協陽爲退抑以待嗣君齊邱亦盛贊其說會都押牙周宗揣微旨請急至

都以禪代事告齊邱齊邱疾其先已也請斬宗以謝國人烈祖將從之徐玠固爭因黜宗爲池州副使玠乃與李建勳等遂言宜從天人之望復召宗還舊職齊邱由是見疏忌留爲都統判官加司空無所關預從容而已俄而齊建國猶以勳舊爲左丞相而不預事李德誠等持禪詔至百官詣金陵勸進齊邱獨稱疾臥家不署表烈祖心銜之及卽位徐玠爲侍中李建勳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周宗爲樞密使齊邱但遷司徒中懷不平及宣制至布衣之交句忽抗聲曰臣布衣時陛下亦一刺史耳今爲天子可不用老臣矣烈祖優容之常夜宴天泉閣李德誠曰陛下應天



順人惟宋齊邱不悅因出齊邱諷止勸進書烈祖却之曰子嵩三十年故人豈負我者齊邱頓首謝自是爲求媚計請降讓皇爲公侯絕吳太子璉婚久之表言備位宰相寧得不聞國政又自陳爲人所間烈祖大怒齊邱歸第白衣待罪而烈祖怒已解謂左右曰宋公有才特不識大體耳孤豈忘舊臣者命元宗持手詔召見遂以丞相同平章事寢復委任兼知尙書省事與張居詠李建勳更日入閣議政契丹遣使來齊邱陰謀間契丹使與晉人相攻則江淮益安密請厚其原幣遣還至淮北潛刺殺之契丹與晉人果成嫌隙齊邱親吏夏昌圖盜官錢數百萬特判貸其死

烈祖怒切責所司坐昌圖斬齊邱慚稱疾求罷省事許之遂不復朝謁烈祖遣壽王景遂勞問許鎮故鄉始入朝因召與宴飲齊邱酒酣乃言曰陛下中興實臣之力奈何忘之烈祖作色曰太保始以游客于朕今爲三公足矣齊邱曰臣爲游客陛下亦偏裨耳今不過殺老臣遂引去明日烈祖手詔曰朕之性子嵩所知少相親老相怨可乎拜鎮南節度使至洪州改所居愛親坊爲錦衣坊大啓第宅窮極奢麗民不堪命初赴鎮烈祖曰衣錦晝行古人所貴賜以錦袍親爲著之遂服錦袍視事元宗卽位召拜太保中書令與周宗並相而齊邱之客陳覺魏岑等深相附結內

續唐書卷四十八  
主齊邱共爲造飛語傾宗時人謂之五鬼宗泣訴元宗而  
覺岑更相攻於是出齊邱爲鎮海軍節度使齊邱怏怏復  
請歸九華舊隱從之賜號九峯先生封青陽公食青陽一  
縣租稅元宗欲傳位齊王景遂詔景遂總庶政國人大駭  
齊邱自九華山上疏極論不可會言者衆元宗乃收所下  
詔或謂齊邱先帝舊勳不宜久棄山澤元宗乃遣馮延巳  
召之不起遣燕王景達再持詔往乃起拜太傅中書令封  
衛國公賜號國老奉朝請然不得預政益輕財好客識與  
不識皆附之薦陳覺使福州諭李宏義入朝覺至福州不  
敢言而專命出兵敗事僉謂必坐誅齊邱上表待罪置不

問覺亦不死齊邱方且怒韓熙載議其黨與黜之元宗不  
悅復使鎮洪州周侵淮北起齊邱爲太師領劔南東川節  
度使進封楚國公齊邱固讓仍爲太傅建議發諸州兵屯  
淮泗擇偏裨可任者將之周人未能測虛實不敢輕進逮  
春水生轉餉道阻彼師老食匱自當北歸然後遣師乞盟  
庶可無大喪敗元宗惶惑不能用又力陳割地無益與朝  
論頗異及明年暑雨周棄所得淮南地北歸議者謂扼險  
要擊可以有功且懲後齊邱乃謂擊之怨益深不如縱其  
歸以爲德由是周兵皆聚於正陽而壽州之圍遂不可解  
終失淮南時陳覺李徵古同爲樞密副使皆齊邱之黨躁

妄專肆無人臣禮自度事定必不爲羣臣所容若齊邱專柄可無患乘間言天位宜禪太弟而以國事一委宋公元宗意謀出齊邱大銜之會鍾謨使周還屢陳齊邱乘國危殆竊懷非望且黨與衆謀不可測元宗遂命殷崇義草詔曰惡莫大於無君罪莫深於賣國於是賜覺徵古死而放齊邱於青陽敕鎖其第穴牆給食俄又絕之以餒卒年七十三謚醜繆無子久之元宗燕居齊邱爲厲叱之不退遂遷南都後主立召其家還金陵廩給甚厚齊邱爲文語發天然而學問不廣自謂古今獨絕書札不甚工亦自矜炫性好術數凡挾象緯之術居門下者率數十輩同官多布

私黨國家有善政同黨輒言宋公爲之或有不合者則曰不用宋公言也其縱恣狂諄如此有文集六卷增補玉管照神經十卷又化書六卷本譚峭所作齊邱竊而有之才彥能字德明上蔡人父禮遇亂徙家宣州彥能少孤事母以孝聞初事節度使王茂章茂章叛吳歸吳越彥能以帳下當從乃使家人扶其母俟於路彥能泣告茂章曰老母在此不能舍而從公敢請死茂章哀而許之乃馳還宣州而城中已亂彥能登城以劔招之曰我從王府來大軍已近爾輩無妄動衆信之稍定義祖聞而嘉之以爲軍校事其子知訓於廣陵知訓狂恣彥能每以書切諫不聽然

亦不加罪牙將馬謙以衆擁吳主登宮門將殺知訓彥能  
從朱瑾人手斬謙以獻賞賚甚厚然彥能警敏料知訓必  
敗而人望在烈祖心常附焉知訓忌烈祖數欲害之常與  
烈祖飲酒而伏劔士室中彥能行酒以爪指烈祖烈祖悟  
亟起去又常從知訓宴烈祖於山光寺復欲加害弟知諫  
以謀告烈祖烈祖亦馳去知訓取佩刀授彥能追殺之及  
於途舉刀示烈祖乃還以不及告及知訓死義祖見彥能  
諫書歎異復使事知諫於潤州遷裨將烈祖代吳人爲環  
衛遷至天威軍都虞侯左衛使金陵數大水秦淮溢東關  
尤被害彥能請築隄爲斗門疏導之水患稍息元宗嗣立

出爲饒州節度使徙信州又徙建州留後撫州節度使彥  
能好讀書在鎮委任文吏頗有治稱好作詩閒與李建勳  
相贈答建勳因燕見言及之元宗笑曰殊不知彥能乃西  
班學士也性矜莊燕居容服不少惰所居雖傳舍一日必  
享時貴宴飲或蓬首裸袒彥能在坐則肅然保大末卒年  
六十八子衍字元賓後主時用蔭爲秘書郎集賢校理直  
清暉殿閣中外章奏

游簡言字敏仲建安人父恭吳駕部員外郎知制誥簡言  
少孤力學起家秘書省正字烈祖鎮金陵以爲戶曹參軍  
典元帥府書檄遷觀察推官烈祖代吳爲中書舍人元宗

嗣位遷禮部侍郎貞介不附權要元宗雅重其爲人命判  
中書省兼吏兵二部選事裁抑僥倖憎疾者衆選人邵唐  
試判不中上書言簡言父恭常爲鄂州杜洪掌書記洪獎  
成朱溫篡弑恭預其謀簡言逆臣子當斬元宗怒唐挾私  
忿誣譴決杖流饒州及淮南交兵吳越亦伺釁攻常州執  
團練使趙仁澤歸錢唐仁澤不屈吳越王挾其口至耳方  
議遣使詰責吳越羣臣畏懼莫敢往元宗乃命簡言簡言  
獨不辭請其子遜爲千牛備身將發拜中書侍郎未出境  
召還及遷都豫章立吳王爲太子留都監國命簡言爲輔  
簡言力辭言久備近臣不忍去帷幄元宗嘉其一心事主

無微後福意卽從其請更用嚴續而後主亦由是賢之拜  
吏部尙書知省事簡言親治簿書督責嚴峻人或以事請  
託必固違拂雖直亦不得申議者譏其太過拜左僕射兼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疾已篤不及視事卒年五十七謚曰  
宣靖

王會廬江人本名安少事吳武王爲親兵王常臨戰升高  
家望敵會捧唾壺侍側左右皆注目前視忽有卒持稍徑  
趨王莫能禦者會置壺於地引弓射之一發而殪徐納弓  
弋中復捧壺立色不變王喜撫其背曰汝器度如此他日  
必富貴積功至袁州刺史烈祖代吳用爲百勝軍節度使

虔州與嶺南地接南漢使者往來節度使當燕勞問遣而會故名犯漢祖諱乃賜今名昇元五年卒年七十三

張居詠仕吳爲門下侍郎昇元元年烈祖以居詠爲中書侍郎與張延翰李建勳皆同平章事未幾表請烈祖復姓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居詠淳靜寡言爲人長厚於朝廷無所表見元宗立罷爲鎮海軍節度使未幾卒賜號順天胡運功臣特贈太子太傅上柱國清河郡開國公諡曰懿

張延翰字德華宋州睢陽人故唐末任陝州司馬從父慎思權徐州留後延翰往省之告以北方將亂欲避地江淮

以存宗祀慎思是其言慨然遣之入吳爲鹽城令有治績烈祖以平章事領江州表延翰爲江州觀察巡官通判軍府事烈祖代吳入爲侍御史判臺事張宣爲左街使恃功驕暴延翰廷劾之豪強屏跡進禮部侍郎自以起疏遠遭時被知得盡己才感慨自奮時未設貢舉士有獻書論事者第其優劣選用烈祖悉以委延翰號爲精覈稱職兼選事務進孤貧不附權勢吏畏之如神明不敢爲奸元宗輔政常謂人曰張君議論公正處事具有條理至於簿領無不明析周詳吾得傾心聽之由是六司綜領殆徧治績卓然人望歸焉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延翰時年才五十餘

而衆論猶以柄用晚屬疾亟寢復不能治事烈祖重其品以爲國器方一意任之雖聞其有疾不許其去遣使勞問再三賜良藥芻午於道惜延翰竟不起卒年五十七贈太傅

述曰齊邱本學申韓之術以天資刻薄之人乃又專權樹黨挾智要君宜其旋起旋廢終至餒死或言周師欲取江南故齊邱以反間使其言失實前人已駁之矣若彥能之高見卓識簡言之儒雅安詳會之勇敢有爲居詠之小心謹慎延翰之內直外方皆無忝厥職全始全終洵一時之賢良哉

續唐書卷四十八終

續唐書卷四十九

海昌陳鱣謨

武林姜安  
長水祝恂 全校

諸臣傳第十五

王崇文字光福合肥人父綰事吳為百勝軍節度使崇文以門第選尚烈祖妹廣德公主為人厚重儒雅博綜經史出為歙吉二州刺史廬陵民尚氣喜訟以先止為怯素號難治崇文以法治之不少貸訟為衰息遷百勝軍節度使建州初平移鎮永安所在安輯民忘其亂福州之役雖為大將然罪在陳覺元宗置崇文弗問頃之移鎮廬州入為神武侍御統軍復出鎮鄂州治亦如初崇文自開國來三



續唐書卷四十九  
十年間出更藩任內典禁兵位兼將相終始富貴而平居  
褒衣博帶與士大夫譚宴風度蕭散時人重之臨武昌日  
方閱騎士於鞠場傷古屋數十間崩壞聲震數里聞者莫  
知所爲崇文指揮使令訖事不失常度竟亦不問後主立  
上疏歷陳朝政或諫曰公名位旣崇且屬勳舊盡言賈怨  
在古人不免況嗣君新立嫌間易生謂宜少默崇文不爲  
止後主亦賜書褒之加中書令未拜卒

王彥儔蔡州上蔡人少爲州軍校同光末諸郡多亂彥儔  
亦見禍思奮會同列六人者來與謀曰四郊恟恟能者得  
富貴我輩不可後人彥儔許諾給曰今夕吾直府中公等  
可持兵來吾亦裹甲爲內應旣夜六人者如約至彥儔伏  
劍盡斬之持其首叩帳門告刺史曰姦盜竊發幸伏其罪  
矣請公亟號令以安衆心刺史驚喜而出彥儔又斬之乃  
委罪於六人自領州事大兵來討彥儔自計不能守匿妻  
子於邨舍奉父母南奔烈祖輔吳爲都押牙歷和州刺史  
始遣間使迎妻子南歸彥儔有政績善撫境內以報最入  
拜天威統軍自以發迹兇亂於是務爲謹恪烈祖嘉之常  
升堂拜其父及受禪擢池州節度使常夢錫自給事中以  
直諫貶判官彥儔待之盡禮如在朝時人士稱之居數年  
卒於鎮

王建封上元人少從軍以任俠驍勇知名元宗取建州建封爲先鋒橋道使焚建州外郭克之王延政降何敬洙功最諸將建封忿曰我縱火先登諸軍乃能入我功當第一敬洙因推之具以聞諸朝第賞拜信州刺史人皆多敬洙而薄建封陳覺馮延魯魏岑攻福州李宏義圍之敗吳越援兵福州援絕危蹙且拔矣而覺延魯岑各欲功在己不相應接偏裨莫肯用命故未克覺奏請建封濟師建封率五千人會之破福州版寨入東武門而建封亦與諸將爭功遠斂兵先退宏義乘之軍復敗遂潰而歸元宗深銜建封顧方治覺等擅興師未及治也建封內不自安元宗懼

其作亂召爲天威軍都虞侯付以親軍建封遂泰然恃恩僭侈無復忌憚戶部員外郎范冲敏疾魏岑李德明鍾謨用事詠建封上書歷詆岑等請更用正人元宗遂發怒謂建封握兵柄敢干國政謀進退朝臣其漸不可長流池州未至殺之冲敏棄市岑見冲敏爲厲請道士上章訴天數月岑竟死建封本武人不識文義族子有著動植疏者其載鴿事誤寫鴿爲人日烏建封據爲故事每人日開筵必首進之聞者無不竊笑

柴克宏汝陽人父再用事吳有功至德勝軍節度使克宏以父蔭爲郎將遷宣州巡檢使初至城塹皆湮圯不治吏

云自田頽王茂章李遇相繼叛無敢爲守備者克宏笑曰豈有是哉大加營繕後吳越兵至賴以得全積功遷泗州刺史罷歸爲龍武軍都虞侯好施子不事產業故家常窮空然性豪舉博奕縱酒自若也元宗自以唐後規取中原復舊業羣臣多爲大言以迎合主意獨克宏未嘗一語及軍旅人亦不以爲知兵以故不遷久之出爲撫州刺史會淮南交兵吳越伺間侵常州克宏乃請劾死行陳元宗嘉之授右衛將軍遣與袁州刺史陸孟俊同救常州時精兵悉在江北克宏所將羸卒數千樞密副使李徵古給戈甲皆朽鈍克宏言於徵古曰卒已非素練得器械堅利尤可用柰何所給若此徵古媢罵之見者皆忿克宏知徵古狂生不足較怡然不少動至潤州徵古終不快奏召克宏歸以神武衛統軍朱匡業代之克宏母自表子可爲將徵古抑之母又言克宏有父風苟不勝任分甘孥戮元宗卒遣行克宏率師至常州徵古猶馳使趣其歸克宏按劔曰吾計日破敵爾何爲者必錢氏姦人也命斬之使者告以受李樞密命來克宏曰李樞密來吾亦斬之遂斬使者以徇然後勒兵進大破吳越兵於常州斬獲甚衆自保大來克敵之功莫先克宏者拜奉化軍節度使復上疏請援壽春行至泰興發瘍數日卒國人莫不痛之謚曰威烈

何敬洙廣陵人軀貌短陋而趨捷有力幼遇亂吳楚州刺史李簡得之給事左右簡性殘忍僕使有小過率置之死敬洙與其伍戲小廳下有持簡所寶硯過者顧曰誰敢破此敬洙時被酒奮曰死生有命何爲不敢奪硯擲石階上碎之翌日簡視事退聞硯毀詰主者具以實對卽命擒之至皆謂必死矣簡妻素奇敬洙匿之堂奧旬日簡謂已逃去亦置不問會有烏逐簡而噪避之輒隨至大怒曰恨何敬洙不在此敬洙善射命中無所遺故思之語未畢敬洙挾朱彈鐵丸拜於前起一發斃之簡大喜不復治毀硯事有董紹顏者善相術簡使視諸子曰雖皆善然無及公者

獨指敬洙曰此奇相也殆過公簡由是益愛之及長用爲軍校簡卒事烈祖爲裨將進天威軍都虞侯建州之役爲行營招討步軍都指揮使會查文徽進討敬洙堅謂閩地僻陋不足勞大兵文徽開譬之不得已而行及平建州功最諸將然以功推王建封無吝色拜楚州團練使敬洙自以初事李簡於是州尤自感勵常微服游里巷察民疾苦有科調輒先爲經畫民不知勞坐聽事與賓佐譚讌有訴事者輒引入親自剖析曲直皆厭服而出保大八年楚朗州節度使馬希萼來附且乞師元宗命敬洙援之遷武昌軍節度使周侵淮南命武安軍節度使王逵領所部州入

江南境遠奉周詔行且遣部將潘叔嗣爲先鋒取鄂州長  
山寨殺三千人元宗命敬洙清野入保敬洙格詔出城除  
地爲戰場日敵至吾與兵民俱死於此丈夫豈能惴惴閉  
門自守邪會叔嗣自長山回戈襲朗州達狼狽而去人重  
其決加鎮國將軍中書令後主嗣位以病足乞解官授右  
衛上將軍封芮國公致仕給全俸列門戟四年二月卒年  
七十七廢朝三日贈鄂州大都督左衛上將軍謚威烈  
劉崇俊字德修楚州山陽人祖全父仁規世典濠州仁規  
苛虐崇俊繼之盡反仁規之政人懷其惠數年漸專恣不  
法多畜不逞使過淮剽掠獲美女良馬以自奉元宗升濠

州爲定遠軍因拜崇俊節度使以其子節尙太寧公主然  
元宗亦惡其爲人會壽州姚景卒崇俊厚賂權貴求兼領  
壽州元宗陽若不解其意命移鎮壽州而遣楚州刺史劉  
彥貞馳入濠州代之崇俊自悼失計頗革心循法度未幾  
病卒年四十贈太尉謚曰威

劉彥貞兗州中都人父信事吳積功至鎮南軍節度使莊  
宗滅梁遣諫議大夫薛昭文使閩假道洪州信宴勞之謂  
昭文曰皇帝知有信否昭文曰主上新平河南未知公名  
信曰漢有韓信吳有劉信一等人也因指牙旗銀首舉酒  
屬曰幸而中此願爲我飲一發中之烈祖受禪以舊故贈

太師第四子彥貞以父任爲大理評事遷屯田員外郎父喪起服將軍連刺海楚二州善騎射矢不虛發軍中號曰劉一箭吏事亦以強濟見稱遷濠州節度使移壽州始黷貨自殖市肆不問貧富概出資助之而收其贏州有安豐塘溉田萬頃以故無凶歲彥貞託以浚城濠決水入濠中民田皆涸而督賦益急皆賣田去彥貞擇其膏腴以下價售之乃復瀦塘水如初歲入不可勝計時朝廷用事者多貪墨彥貞廣賂遺以致聲譽於是魏岑等雜然推其爲一面長城在位久疑當受代輒妄造邊遽以固其位久之入爲神武統軍周師侵淮南拜北面行營都部署帥三萬人

援壽州次來遠鎮兵車旗幟亘數百里戰艦銜尾蔽淮而上周將李穀慮師斷浮橋腹背受敵燒營退保正陽彥貞雖名將子生長富貴不練兵事裨將武彥暉張延翰成師朗皆鬪將無籌略見周師退以爲怯追之惟恐不速戰士未及朝食卽督以進遇周將李重進掠正陽東彥貞置陳橫布拒馬聯貫以鐵繩維之刻木爲猛獸攫拏狀飾以丹碧立陳前號捷馬牌又以革囊貯鐵蒺藜布於地周兵望而知其怯一鼓而戰彥貞大敗師朗等皆被擒彥貞死焉淮南喪地千里其敗實自此始彥貞雖死王事議者不與也交泰元年贈中書令謚曰壯不錄其孤

續通志卷四十九  
邊鎬昇州人少事烈祖爲通事舍人以明敏稱保大初循  
州張遇賢度嶺襲虔州節度使賈浩閉門登陴不敢出遇  
賢據白雲洞衆十餘萬元宗遣洪州營屯都虞侯嚴思率  
所部討之鎬爲監軍虔有書生白昌裕沈密有謀鎬引與  
定計刊木開道襲白雲洞賊衆遂潰其裨將李台執之以  
降策功遷洪州營屯諸軍都虞侯保大二年查文徽以樞  
密副使出師伐建州詔鎬爲行營招討洪撫饒信歙等州  
諸指揮都虞侯從文徽行然衆才數千戰敗退舍元宗聞  
之遣何敬洙祖全恩姚鳳來援敬洙與鎬進兵奪其險要  
自崇安進次赤嶺與建兵方相持爲背水陣文徽使騎繞

出建兵之後與敬洙鎬夾擊大敗破之遂取劔州降王延  
政鎬又取潭州事平諸將皆爭功鎬獨無一言七年楚馬  
氏兄弟相攻希萼雖勝而尤無道元宗知楚難方殷以鎬  
爲信州刺史領屯營兵兼湖南安撫使駐袁州萍鄉有警  
許便宜從事楚人果復廢立鎬自萍鄉帥師入潭州遷馬  
氏之族及文武將吏於金陵遂拜潭州節度使南漢將潘  
崇徹攻郴州鎬出兵爭之敗績遂失郴州未幾而孫朗之  
亂作朗故奉節軍校也初成師朗來歸以其所部爲奉節  
軍從鎬入楚廩給薄於楚之降卒偶語怨望而糧料使王  
紹顏每給料輒刻削之朗欲殺紹顏紹顏匿困下得免官

屬請斬紹顏以謝將士鎬不聽朗乃謀殺鎬及紹顏夜率所部焚府門火輒不發良久傳漏者覺之以告鎬出牙兵與鬪亟合吹角以亂之朗等以爲將旦斬關奔朗州盡以潭州虛實告劉言言久懷叛志得朗言大喜遣其將王逵周行逢來攻長沙時部下多稱言忠順鎬不爲備及言兵已拔益陽遂夜遁竟喪楚地遂削官流饒州他將棄城者皆斬湘中謠言馬去不用鞭至是而驗十四年周師入犯齊王景達爲元帥出兵援壽州起鎬爲大將戰敗被執周主命爲右千牛衛上將軍及割淮南請盟乃歸鎬元宗置而不用後卒於金陵

朱匡業廬州舒城人父延壽吳奉國節度使以疑忌誘誅之匡業時尚幼稍長嗜酒使氣烈祖輔吳拔爲軍校積功至諸軍都虞侯昇元中出爲歙州刺史有政績改建州留後還朝授神衛統軍周侵淮南中外震駭盜多竊發以匡業爲內外巡檢使嚴而無私犯令無所貸四郊肅然夜戶不閉正陽喪師朱元叛元宗議親征召匡業及統軍劉存中問方略匡業對曰運數之興天地將助大事將去雖英雄亦無如之何存中從旁贊之元宗怒貶匡業撫州團練使流存中饒州後主襲位召拜神武統軍加中書令卒子崇俊貌陋而善騎擊馳突若神早卒



述曰崇文氣度雍容彥儔宅心仁厚建封粗鄙而輕舉克  
宏豪俠而功高敬洙強毅而果敢崇俊恣肆而寡謀彥貞  
貪陋而致敗鎬輕躁而喪地諸臣之忠佞自見也匡業言  
雖獲戾心亦無他與世之阿諛逢迎者異矣

續唐書卷四十九終

